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
第二十八回 情切切鳳林探病 意綿綿賈銘贈詩

話說戴氏帶著愛林，起程往蘇州去了。鳳林算是拔去眼中釘，才覺安靜。賈銘仍是時常在這裡住宿。因賈銘家先人周忌，家中延請僧人拜懺，音樂篋口，施食放燈。鳳林聞知，定要去玩耍。賈銘不好推阻。到了那日黎明，鳳林就起來梳洗打扮，換了簇新衣裙，喊了一乘小轎與蘭仙同坐，帶著高媽，備了禮物，到了賈銘家門首，下了小轎，攙著蘭仙進入裡面。賈銘同妻子李氏接著。鳳林先在供的容像前禮拜過了，與李氏見禮。叫蘭仙喊李氏乾娘。李氏答應，邀請鳳林入坐，家中老媽獻茶，裝煙。高媽將禮物送上，賈銘全收。開發過力金轎錢。擺了四盤點心，款待鳳林、蘭仙吃畢。李氏知道鳳林吃煙，趕忙叫老媽在他房裡開了燈，邀著鳳林進房過癮，談了幾句套話。鳳林是久在煙花中人，言語豈有不會奉承？因此李氏甚為喜歡。玩了一日，晚間看著那些應福僧人關燈，跑方，變幡，甚是熱鬧。又看著和尚拜台，上了台，鳳林就要告辭，李氏那裡肯讓他走，再三留著鳳林在家內住宿。玩了幾日，才讓他回家。臨行之時，李氏又拿了一個繡花荷包，內裡放著一個小銀鏢錠，計重三錢，把與蘭仙。又叫人買了四包茶食，點了幾枝安息香，喊了小轎，送鳳林回家。從此鳳林閒時就到賈銘家與李氏敘談，彼此饋送些時新禮物，往來甚密。

忽一日，鳳林正在家中閒坐，外面來了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男子，乃係鳳林的胞兄，姓何乳名叫長山子，由安徽省回來，林大娘叫兒子將他送到鳳林家裡。姊妹重逢，悲喜交集。鳳林就留著長山於在家裡住宿歇，管顧他的飯食，還要把錢與他零用，剃頭洗澡。鳳林此時因出外多年，回到揚州同胞姊妹三人幸得重逢，骨肉團聚，滿心歡喜。

那知樂極生悲，賈銘腿上忽然患了濕熱流火的症候，不能行走，睡在自己家中。鳳林聽聞此信，心中十分著急，每日清晨就往賈銘家中探視，親自代賈銘煎藥，煎水洗腿，敷搗兩腿，不嫌骯髒。賈銘的妻子李氏，素與鳳林相得，故而凡是鳳林煎藥、敷藥，李氏更覺放心委服。鳳林一片真心服侍賈銘，更比李氏倍加慇懃。只因蘭仙弄在家內，怕帶了來賈銘生煩，因此不放心。鳳林每日總是早去晚回，一連去了約有十日，賈銘腿患方才漸漸好了，在家調養，鳳林才放了心，不日日前去探視。

又過了數日，賈銘腿患痊癒，能於行走。這日在家中吃了午飯，慢慢的走到鳳林家裡。張二、高媽、何長山子看見了他，總迎著上前，請問候。鳳林迎至房門外，猶如半天見月十分歡喜，挽著賈銘的手進房入坐。高媽跟著進房，獻茶、裝水煙。

鳳林道：「恭喜你貴恙痊癒了。曾用過飯呢？賈銘道：「托福，已經全好了，謝謝。適才在家裡吃過午飯。這半個多月未曾出門，煩悶的了不得，所以踱到這裡同你談談，好解解悶。」鳳林道：「你腹中可餓？買些東西來吃？你是患後之人，不要餓了。」賈銘道：「適才吃飯，腹中尚飽，過一刻兒再講。」鳳林趕著喊高媽開燈，與賈銘吃煙。

賈銘道：「我在家中患腿，累你枉顧多次，代我煎藥、敷藥，不嫌骯髒，慇懃服侍，我心中甚不過意。在家調養數日，晝長無聊，撰了一副對句，六首絕句奉贈。」說畢，就在衣袖內取出裱現成了一副蘋果綠蠟箋對聯，另外一副粉紅灑金箋紙。將對聯打開，但見上寫著：

鳳鳥不棲無寶地

伶人常唱有情詞上款寫：「鳳林仙史雅鑒」，下款寫：「太癡生書贈。」又將那一幅箋紙展放開來，皆是寫的草字。上寫著：

丁酉仲春，友人邀聚竹香樓。乍晤鳳林女史兄，其丰姿綽約，體態溫柔；淡脂輕粉，布衫銀飾。儼似良家妝束，絕無煙花俗態。及聞筵前清歌妙舞，真令人心悅神怡。與餘清談半晌，承蒙青眼，訴以肺腑，遂與訂交。屈指二載，朝夕盤桓，殆無虛日。己亥孟秋，偶因腿患臥榻，鳳卿日逐枉顧，親煎湯藥，洗敷瘡患，不嫌骯髒，不辭勞苦。今幸患痊，在家調養，晝長無聊，戲占六絕以贈，並希雅政。

其一

年來生怕惹相思，邂逅逢卿不自持。
應是夙緣前注定，豈關一見便情癡。

其二

椿萱早逝倩誰憐，（鳳卿幼失怙恃）輕別揚州十二年。（鳳卿本揚州人，為其姑帶往清江多年方歸）
若使當初便識面，鬢齡尚未整花鈿。

其三

梨花如面柳如腰，蓮步輕盈舞袖飄。
最是酒酣羞怯怯，可人醉目不勝嬌。

其四

憐卿鎮日蹙春山，常傍妝台淚自潸。
底事傷懷無一語？恰緣家事許多艱。

其五

我嗟患疾苦相磨，旬日勞卿九度過。
自信待卿情甚薄，卿何為我太多情？

其六

愧無金屋貯嬌娘，辜負卿卿一片腸。
若果深情真眷戀，相期來世結鴛鴦。

鳳林道：「你在家中患腿，我一聞此信，唬得手足無措。雖是每日親自往你家裡去探視，晚間回來我記掛著你，也不知望空燒了多少香，許了多少願，那有一夜放下心腸睡得著覺！

如今托天庇佑，恭喜你患已全好。隔一日我請大香大燭將允下來的福還了，保佑你嗣後無災無難。承你愛厚，送我的詩同對聯，可惜我認不得字，你念與我聽。」

賈銘叫人先將對聯在房中掛起，就將對句同六首七言絕句，逐一講解與鳳林聽了。（鳳林）十分歡喜，遂向賈銘道：「你快些將這詩句送到裱畫店裡裱好了來，讓我掛在房裡，你慢慢的逐句教我念熟，我閒暇時也好念念解解悶。我雖不通文理，聽你那詩句內有什麼『相期來世結鴛鴦』之句，我偏等不得到來世，只要你誠心愛厚我，你不拘弄出多少銀子，買一個人把與我丈夫混飯吃，我跟你回家去，豈不是今生結鴛鴦了？何必說此類喪語句呢。」賈銘道：「我因在家調養，晝長無聊，胡謔了這幾句大鼓書詞，聊為解悶，何能作為詩句裱起來，被人看見還要將牙齒笑下來呢。」鳳林道：「我不曉得是好是歹，我只聽得你念得貫串好玩，你代我送去裱就是了。」賈銘道：「你一定要叫我獻丑，我帶去送到裱畫店，叫他裱好了再帶來，讓你開心，讓找被人笑罵。」鳳林道：「掛在我的房裡，有誰人看見笑你呢？」

賈銘將蘭仙喊到房裡道：「我十多日未來，你認的字，大約總忘記了。你且將這對聯上的字看看，有幾個字認得？」蘭仙細細一看，凡是曾經認過的字他總認得，這副對聯上竟認得有七八個字。賈銘甚是喜悅，道：「我只說你將所認的字沒有每日盤你，諒必要忘記了，那知你一字未忘。有如此聰明，可惜是個女子。」遂在順袋內抓了幾十錢與蘭仙道：「拿去買果子吃，用心認字，我才歡喜你呢。」蘭仙拿著錢笑嘻嘻的往堂屋裡玩耍去了。賈銘吃了幾口煙。鳳林叫人買點心與賈銘當下午，晚間就在這

裡吃了晚飯住宿。

過了數日，戴氏從蘇州回來，下了小轎，到了裡面，戴氏哼聲不止。鳳林聞知，趕著出房，到了堂屋向戴氏道：「太太因何這般光景？」戴氏道：「我把愛林送到蘇州，在胥門內船 艙巷鴻福堂裡做生意，我因為有病才回揚州來的。」鳳林代戴氏開發了蘇州來的船錢並小轎、挑夫錢文。請醫生代戴氏診脈，無非是受涼停滯，服藥調理一個多月，方才痊癒。

光陰迅速，早又冬殘歲底，一切過年費用，皆是賈銘備辦。

到了除夕這日，賈銘將鳳林合家押歲禮，輕重不一，總開發清了。晚間與鳳林吃過守歲酒，將這裡各事辦清，到四更多時分，賈銘方才回歸自己家中度歲。新正元旦午後，賈銘就到了鳳林家裡。高媽、張二二人看見賈銘來了，趕忙點放旺鞭，道了喜。

賈銘走至裡面，戴氏同他大兒子藍大，並何長山子總向賈銘道喜。賈銘進房，看見房中地下烘烘的一盆炭火，桌上點了一對大蠟燭。鳳林迎著賈銘互相道喜。將蘭仙喊到房裡，向賈銘磕頭道喜。高媽獻上洋糖，元寶茶，擺了桌盒。鳳林將桌盒內糕糖、桂圓、元棗、花生米、瓜子抓了敬賈銘，又說了許多吉利話，什麼高高爽爽、甜甜蜜蜜、元元發發、早生貴子、長生不老、瓜蒂綿綿。賈銘吃了一個元棗，拿出幾張粉紅箋紙錢票與戴氏、藍大、何長山子、高媽、張二進財，又將一張錢票交與鳳林轉把與他丈夫藍二，又把了一塊洋錢與鳳林進財，又把了一張錢票與蘭仙買果子吃。鳳林喊高媽將煙燈開了，邀請賈銘吃煙。晚間是十二碟、一鍋，鳳林陪著賈銘吃了酒飯，就在這裡住宿。

到了十三日上燈日期，賈銘到轅門橋買了一張榴開見子包燈，又買了四張秋蟲、幾張走馬燈掛在鳳林房裡，又買了一張鯽魚燈與蘭仙點了玩耍。元宵這日晚間，賈銘又買了兩盒煙火同各色花炮：流星九條龍、垂楊柳線穿牡丹、金盞銀台、飛魚兒、賽月明並幾桶花子，與鳳林飲酒慶賞元宵。十八日下面落燈。

到了二月中旬，賈銘的眼睛忽然害起，只認是風火，不為介意。那知到了五六日，兩眼胞腫得猶如大桃子一般，難以睜閉。延醫看視，服藥敷藥，煎洗調措，皆無效驗。痛極傷胃，連飲食少進。睡在鳳林牀上，日夜哼呼。鳳林著了急，睡到夜靜，自己用涼水漱了口，將舌尖代賈銘舔咂眼胞上膿血。直舔到天色將明的時候，賈銘覺得眼睛稍為定住些疼痛，合眼朦朧睡著，鳳林方才不舔。接連舔了三夜，賈銘的眼睛方才定痛消腫，向鳳林道：「我的眼睛害得那般凶狠，許多膿糊住二目，就是我結髮妻子，也不能代我舔眼。虧你不嫌骯髒，一連數夜代我將眼睛舔好。此情刻銘在心，終身不忘。」鳳林道：「但願你精神強健，交情長久，我就死也甘心，那個要你說這些感情的話！」又過了數日，賈銘的眼睛痊癒，方能出門行走。

時光易過，已到清明佳節。鳳林預前數日叫賈銘僱了一船，邀著林大娘母子同何長山子，同到他父母墳前拜掃。清明這一日，賈銘同鳳林帶著蘭仙去看城隍出巡。到了牡丹、芍藥開放之時，又與賈銘僱船同去賞玩。端陽節，賈銘又僱游船同著鳳林去看龍舟。他二人真是如魚得水，一刻難離。